

边缘

格
非

浙江文艺出版社

格
非

边 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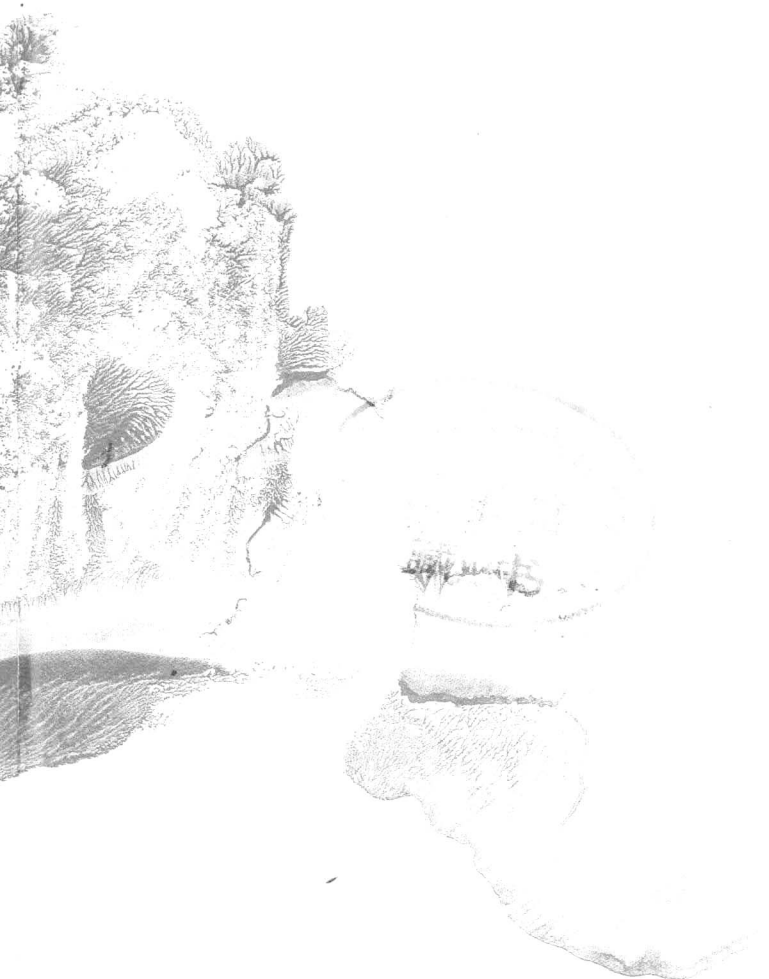
名
誉
主
编

编

巴
金

李
小
林

蒋
焕
孙



(浙)新登字第4号

责任编辑：邹亮

封面设计：张妙夫

边 缘

格 非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上虞印刷厂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169号)

(上虞百官横街路3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 字数130000 印数1—10000

1993年3月第1版

1994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666-7/1·621

定 价：7.80 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中国著名先锋派作家格非的一部长篇佳构。小说通过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对自己一生经历的追忆，展示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在这部充满诗意的小说中，格非通过生存与死亡、理智与情感、战争与和平等一系列基本母题的关系配置，表达了他对人生与生命存在的哲学思考。在叙述方式上，格非注意通过色彩、场景的组合造成时间的线性，从而替代传统小说的构建方式和阅读方式，以凸现瞬间的唯一真实。

作为现代人的生存历史，本书以真切的故事，道出了人类心灵的迷惘：在个人与现实的交错空间结构中，个体生活在生死与真幻之间无法把握的边缘。

自序

写完《边缘》，我感到这件工作已经完成。对作品本身，我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话要说。这里记述的只是我在写作前的一个小小的初衷。

一九九一年的深冬，我和妻子第二次去看望仲月楼。他的家坐落在荒僻的长江南岸的一片小树林里，离我居住的村庄约有一个小时的路程。

他比以前更加衰老了。我们闲坐在那座深宅的天井里，在阳光普照的午后，默默相对，很长时间找不出什么话来说。过了一会儿，他忽然对我们说：“我已经老了，就像田里长熟的麦（子）一样，很快就要被割掉了。”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并未流露出丝毫的忧伤。临走前，他又告诉我一件事：他最要好的朋友已于最近自杀。

我对仲月楼的身世知道得很少。在我们仅有的两次见面的机会中，我曾经向他提出过这方面的问题。但他通常只是兀自转动着手中的一只茶杯，默不作答，或者干脆将话题引开。我回到上海以后，收到了他寄来的一

曾小诗，并将我写给他的一些诗作作出改动后寄还给我。后来，我又给他去过一信，但未获回音，联系就这样中断了。

最早将我引荐给仲月楼的，是我的祖父。他告诫我：“仲是一个恃才傲物的人，你要作好思想准备。”（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刚刚得知我的祖父已猝然去世，在此，我想向他表达我对他的深切的怀念。）

我感觉到我和仲月楼的交往对我写作的影响与其说是题材和思想，倒不如说风格本身。从某种程度上说，写作和生活都是即兴的，有些部分还是非逻辑的，它们具有相似的性质。也许《边缘》里的人物和现实之中的仲月楼毫无关系，但我深切地知道，他们具有完全相同的命运。

在个人与现实交错的空间结构中，我们通常生活在某种边缘地带（而不是局外）。从时间的意义上来看，情况更是如此，我感到现实是抽象的，先验的，因而也是空洞的，而存在则包含了丰富的可能性，甚至包含了历史。

我要感谢浙江文艺出版社的诸位先生和朋友。他们决定出版我的这本小书，在目前的情形之下，它让我感到了一种持久的温暖。

一九九二年秋，上海

道 路

现在，我依旧清晰地记得那条通往麦村的道路。多少年来，它像一束幽暗而战栗的光亮在我的记忆里闪烁不定。我记起那是一个遥远的四月，阳光收敛，雨水滂沱。西风驱赶着一块块疾驰的流云，暴雨像鼓点一样追逐着装满麦秸的马车，将道路砸得坑坑洼洼……

那条道路像是突然从一道山梁的背后闪了出来，沿着赤褐色的荒原伸向灰蒙蒙的天际。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条光秃秃的道路实际上已经包含了漫长而短促的一生中所有的秘密。

在道路的另一头，我的记忆混沌未开。我只是记得一个粉红色的画面，它像一瓶被打翻的颜料在水面上慢慢荡开，它是一道夕阳的余辉，从中我看见了父亲的身影。

那天，父亲很晚的时候才回来。我和母亲都看到了他那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他顺着护城河边的墙跟朝宅院走来的时候，母亲正蹲在百叶窗台上糊着窗纸。她不时地探头朝窗外张望，好像在聆听着外面的什么声音。这是一个静寂的黄昏，通过敞开的门扉，我看见在父亲的身后，西沉的夕阳在护城河狭窄的水面上瑟瑟战栗，将河畔的芦荻和城墙的雉堞染成一片灰红。

父亲在客房里的一张木桌边坐了下来，随手翻看着桌上的一张旧报纸。

“看样子，我们要离开江宁了。”父亲说。

母亲的身体战栗了一下，她手里捏着一瓶浆糊，小心翼翼地在窗台转过身来，出神地看着父亲。

“这话你已经说了差不多有一年了。”

“这回是真的。”父亲说，“我已经到了去乡下读书的年纪啦。”

“什么时候走？”

“明天。”

母亲转过身去，继续糊着她的窗纸，她似乎没有意识到，既然明天就要离开，她接下来的劳作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们去哪儿？”过了一会儿，母亲说了一句。

不过，这时父亲已经走开了。客厅里空空荡荡的。傍晚潮湿的风拂动着门帘，门帘上挂着的几枚薄铁片互相碰撞着，发出清脆而单调的声响。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上路了。两顶宽敞的大轿摇摇

晃晃地走出了一道又一道阴暗的街巷。母亲的手紧紧地箍着我，我能够觉察到她急促的呼吸里包含着的慌乱和忧伤。

我们在经过玄武门的时候，坐轿停下来接受岗哨的盘查。一名军官告诉我们，前面的护城河边正在处决犯人，因此，我们的轿子不得不在玄武门耽搁一会儿。我掀开轿帘，看见一列列穿戴整齐的军士拖着枪械快速朝城南的方向跑去，不时有几匹黝黑的战马掠过灰褐色的晨曦，在街道的拐角处消失。

不一会儿，我就听到了一排枪声。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同样，我也不知道这顶猩红的坐轿将要把我带向什么地方。我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一种不祥的噩运已经在我们身边悄悄地降临了。

轿子刚刚走出了城区，天空就开始下起了濛濛细雨。雨水在轿顶上淤积成水珠，不时地渗进轿子里来，滴在我的脸上，将瞌睡中的母亲惊醒。道路也渐渐地变得泥泞起来，在抬杆的毛竹“吱咯吱咯”的声响中，那些轿夫走不了几步就要停下来歇息。

一天深夜，行走中的坐轿又一次停了下来，一只枯瘦的手掀开轿侧的布帘，父亲的脸出现在夜色之中，它像一棵久雨缠绕的树木，在蓝莹莹的月光下显得阴森森的。

父亲将沉睡中的母亲推醒，告诉她前面不远的地方正在打仗。我似乎也听到了远处传来的零星枪声。看得出，父亲非常惊慌。我们的轿子在麦田和马铃薯地里歪歪斜斜地走了好一阵，来到了一处池塘的边上。那里是

一片打谷场，上面堆满了大大小小的草垛。这些稻草大概是往年陈积下来的，让雨一淋，四周散发着霉味。

我们刚刚来得及吹灭马灯，钻进湿漉漉的草垛中，马蹄溅踏着水花的声音跟着就过来了。稀疏的枪声在空旷的荒野上发出一阵阵怪叫，它久久地滞留在空气中，好像等着下一声枪响和它汇合在一块儿。我的身体不时地抽搐着，仿佛每一枪都打中了我。母亲的身体抖动得更厉害，潮湿的稻草连续不断地发出窸窸窣窣的喧响，所以，她一点也没有理会我的恐惧。

我们在打谷场上的草垛中躲藏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拂晓又接着赶路。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旷野里的一切都在眼前变得明朗起来，我问母亲我们还需要在路上走多久，她懒洋洋地用手指了指在视线中依稀可辨的一带远山，没有答腔。

麦 村

母亲说，在我们刚刚来到麦村的那些日子里，她一连几天都梦见了水。那些湿漉漉的水草像蛇一样紧紧地缠绕着她的身体，使她喘不过气来。“我一闻到墙上石灰水的味道就会做恶梦。”她说。那时，我们搬进枣梨园还不到一个月。粉墙上新刷的石灰还没有晾干，院子里整日飘荡着一股酸涩的气息。这座宅院是在祖父的手

星修建的，位于村子的西南角。由于多年来闲置不用，园内到处杂草丛生，泥墙斑驳。在那段寂静的日子里，我日复一日坐在阁楼的窗前，听母亲给我讲述她做过的每一个梦。这些古怪的梦经过我不安的睡眠的滋养和复制，构成了我来到麦村以后第一个深刻的记忆。当时，我并不知道，母亲肆意编造的梦境仅仅是出于一种变相的抱怨，一种对往昔的时日的刻骨的留恋。和大多数迁徙中的妇女一样，她认为失去的岁月才是她唯一珍贵的财富。我想起我们住进枣梨园的第一个晚上，临睡前当我问她我们是否第二天还要继续赶路的时候，母亲立刻用一种讥讽的目光瞥了父亲一眼，“我们不走了，”她说，“我们就像一棵树一样要种在这里，在这里生根，发芽，并且烂在这里。”母亲对这里的一切是那么的不适应：阴雨连绵的天气、空气中飘动的花粉的气息、院里薄荷丛中开出一丛丛淡蓝的小花。她的这种颓丧的情绪立即便感染了我。

气候在转眼之间就变冷了。当树木的叶子被秋风吹黄的时候，地里的棉花也已经长熟。这天中午，母亲正在给床铺换上新刈的稻草，一个戴孝的女人来到了院中。她拨开腰门的木栅栏，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她像麻雀一样惊恐地朝四周张望，好像在寻找她所熟悉的一个什么人。随后，她走到了那道竹篱的边上，兀自站在那儿，显得犹豫不决。开始的时候，母亲没有看到她。太阳暖洋洋的，使人昏昏欲睡。

“这里的气候太潮了，”母亲对我说，“这些发霉

的稻草里都长出了虫子，到了晚上，它们就会顺着床沿爬到你的脸上来。”我看见了那些肥胖的土鳖和深棕色的硬壳虫，它们在被压扁的稻草秆上爬来爬去。我又一次将目光投向窗外，由于距离太远，我无法看清楼下那个女人的脸，但是，我似乎感觉到，这个年轻的女人身上有一种奇怪的东西牢牢地吸引住了我的视线。“你在看什么？”母亲问了一句，随后站了起来。“那个女人是不是找错了地方？”她自言自语地说，并看了我一眼。

现在，那个女人是背对着我们。我看见她的额上缠着一条白色的带子，它一直箍到脑后，系住了那条长长的辫子。她的手里托着一个包袱，沿着篱笆的边缘朝前走了几步，又突然停了下来，依旧是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院子里空空荡荡，房檐的阴影已经将井台遮住了。井台边的一棵榆树在风中摇曳着枝条，抖落下一些金黄的叶片。

“她一定是走错了门，”母亲说，“在村里我怎么从来没见过这个人？”她手里抓着一把稻草，嘴巴张得很大。这时，我们看见父亲从廊下突然闪了出来，他径直走到离那个女人不到两步远的地方才停下来。然后，他们开始说话。他们说话的声音非常低，那个女人一边说着什么，一边抬起袖子抹眼泪。他们所说的话，好像母亲每一句都能听得真切，我看见她不住地朝喉咙里咽着唾沫，身体开始颤抖起来。

父亲又朝前走了一步。我开始为他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担心。父亲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朝下里张望了

一下，然后拽了拽她的袖子。

“这个不要脸的东西。”母亲低声地骂了一句，看得出，她正在竭力地控制住自己。

这时，那个女人已经停止了哭泣，在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俩谁都没有说话，在他们的静默之中，母亲的耐心一下子消失了，她转过身来，由于震怒，她的脸颊有些变形。“把你的弹弓给我，”母亲的泪水开始在脸上痛快地流淌起来，“我要把那个婊子的眼睛打磨。”我浑身胡乱地摸索了一阵，“我把它扔在灶间的桌子上了，”我说，“要不要我去将它拿来？”母亲没有再答理我，她伏在窗前，独自抽泣起来。她的悲伤的哭泣使我马上受到了传染，我的泪水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

过了一会儿，父亲和那个女人已经准备离开了，他们一前一后地朝前走了几步，女人的鞋带像是松开了，她蹲下身体系鞋的时候，父亲又一次抬头朝这边张望。他当时的那种神不守舍的神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多年以后，当我在一天深夜凭着年轻人的大胆和鲁莽，悄悄拨开这个女人的房门，走到她熟睡的床前，被一阵阵内心的狂跳弄得不知所措的时候，父亲的形象再一次在淡淡的月光下呈现出来。但这个形象从此改变了内容，它带给我一种难言的忧郁、激动、嫉恨以及永远不灭的耻辱。

当天晚上，尽管母亲用她流不尽的泪水哀求了整整一夜，父亲还是执意要将那个女人留下来。她是前村马

桶匠的女儿，名叫小扣，这年刚满十七岁。那天天快亮的时候，他们的争执也没有平息下来。最后，我听见父亲声嘶力竭地喊了一句：“她的父亲刚死，你总不会忍心让她到镇子里去做妓女吧，再说，我们家里也确实需要一个佣人。”“做妓女有什么不好？”母亲说，“等你死了以后，我就去当妓女。”

父亲默默地转动着桌上的一只茶杯，半晌没有说话。

我失去了父亲

这年冬天，天空连着下了好几场大雪。雪花把房屋覆盖起来，一直埋到了窗户底下，最后将门都封住了。

我的卧室在枣梨园的后院，阁楼的窗户正好对着桔麓山的山脊。白天的时候，我能够从窗缝中看到桔麓山顶堆着的皑皑白雪，以及断裂的山崖上裸露出来的棕红色的山石，到了晚上，蓝幽幽的雪光就会渗到屋子里面来。这天深夜，雪还在下着，我被人叫醒了。小扣走进房门给我穿衣服的时候，我还没有完全醒过来。她背着我走到屋外，我意识到了家里也许出了一件什么事，不过，我没有显出过分的惊慌。天气格外地寒冷。雪片一落到地上，马上就被冻住了似的，脚踩上去，发出一阵阵喀嚓喀嚓的响声。

我们没有沿着回廊朝前院走，而是抄了一条竹林里的近路。小扣显得非常慌乱，她不住地喘息着，竹枝上的积雪劈头盖脸地打在我们的身上，小扣走得太快，所以我们不得不时常停下来歇息一两次。

我看见了父亲书房的灯光。飞舞的雪花将它包裹着，我还听到了那边传来的可怕的呕吐的声音和一声接着一声的喊叫，那一定是父亲在叫，它像是要把整个村庄里的人都弄醒。

父亲蹲在一只陶制的缸盆前，突出的眼珠像蜗牛一样睁得溜圆。他双手按着肚子朝缸盆里大口大口地吐着血。九斤和尚——我们家新来的仆人，不时地将一团团草木灰朝他的嘴里塞。那些草木灰刚刚塞进去，父亲就将它吐了出来，带着黑黑的血喷到对面的墙上。我看到让烟炭熏黑的墙边，炉膛的箱壁上，鲜血已经凝结住了。

“杂种，”父亲吼了一句，将九斤和尚递过来的手挡开，“你想把我噎死吗？”

父亲看上去威风凛凛的，浑身都是劲儿，一点也不像生了病的样子。看到我进来，父亲突然抬起头，怔怔地瞪着我，好像在回忆一件过去的什么事，又像是一时还没有认出我来似的，我看见他笑了一下，示意我过去。我本能地往后退了几步，心怦怦直跳。我没有朝他走过去，而是小心翼翼地绕开他，朝母亲走去。满地都是血迹，我再小心，也没法不让它弄脏我的鞋子。

母亲静静地站在一边，手指不停地抚弄着桌上的一根砚墨。父亲又吐了一口血。他大声地叫喊着什么人的

名字，喉管里发出一连串流水般呼噜呼噜的声音。不一会儿，他的身体渐渐软下来，靠在了那只没有生火的炉子上。

九斤和尚神色慌张地瞥了母亲一眼：“他已经开始说胡话了，太太，老爷眼看快要不行了。”

母亲紧抿着双唇，转过身来看父亲：“忍着点吧，人人都有这么一天，别把孩子给吓着了。”

父亲的眼泪滚滚而出，他缓缓地抬起头，朝我们摆了摆手，示意母亲将我领开。

父亲第一次流泪的情景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一刻，我似乎感觉到他有些什么话要对我说，但一时仿佛又拿不定主意。我看见他的腰像弓一样高高耸起，然后“嘭”的一声摔在地上。

窗外的雪下得更大了。北风鼓荡着窗纸，噗噗直响。一绺绺雪从门缝中挤进来，闪动着晶莹的光亮。我紧紧地揪住母亲的衣襟，又一次避开了父亲投过来的虚弱的目光。我当时是那样地害怕他悲怜的目光，我不知不觉地扭过头去，装作没有看见。

等到天色微明，母亲领着我离开书房的时候，我依然能够听到父亲渐渐沙哑的叫喊声。他在叫什么？我问母亲。他在叫妈妈。是在叫你吗？母亲说：不，他是在叫他自己的妈妈，不是在叫我。我说他现在大概害怕了吧？母亲说：他害怕。我想了想，又说，我们为什么要让他一个人留在书房里？因为……母亲犹豫了一下：我们在那儿也没有什么用处。他会死吗？

“会的。”母亲果断地说道。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走到了蚕房的边上。我又闻到了隔年的桑叶和蚕粪的气息，我们在那处背风的山墙边站了很久。母亲一言不发，像是在盘算着一件什么事。过了一会儿，母亲拉起我的手，再一次朝父亲的书房赶回去，这时，我们已经听不到那边的一丝声音。母亲一边加快了步子，一边说出了一句令人费解的话：“没准这样更好。”

父亲是在第二天午后死去的。等到天晴的日子，我们将他埋在了桔麓山南坡的一块麦田里。

在枣梨，有一种植物叫做荨麻，它有着山雀花一样的香味，像松针一样苍翠，可是它细细的针刺在人的皮肤上留下的伤痕要过很久才会显现出来。对母亲来说，父亲的死给她带来的伤痛一直在她的静穆的脸上深藏着，很多年以后，它才清晰地表露出来。

一个夏日的早晨，母亲将我叫到堂前，让我背一段《幼学琼林》给她听。我背了不一会儿就哽住了。“张丽华……”母亲打了个哈欠，“接着往下背。”我说张丽华发光可鉴。“吴绛仙呢？”母亲又提了我一句。我说吴绛仙秀色可餐。“我问你，”母亲说，“张丽华是谁？”我摇了摇头。“秀色可餐是什么意思？”我再一次摇了摇头。母亲立即勃然大怒：“那个徐复观就是这么给你上课的吗？”

徐复观是我的私塾先生。也是麦村一带有名的中医。他身材魁梧，满脸胡须。一身斯文的长袍使他的模